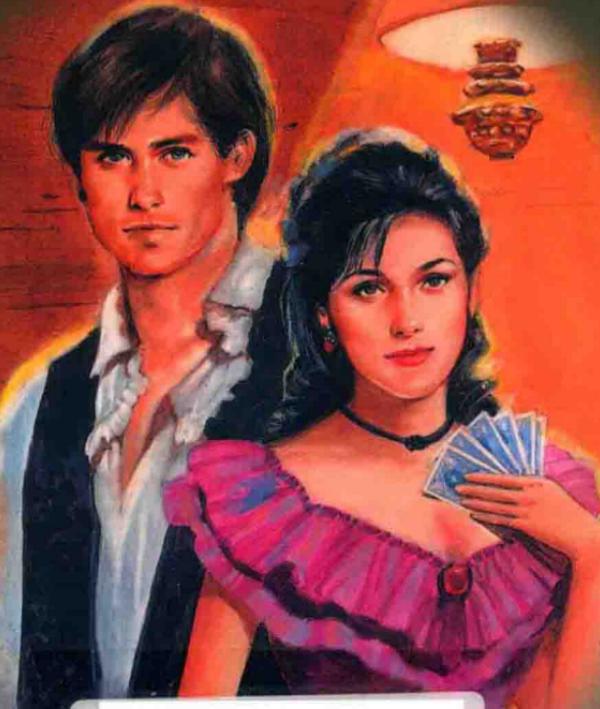


R 浪漫新典

62

玩牌淑女

The Lady' Hand



Bobbi Smith 芭比·史密斯 著 安珀 譯



玩牌淑女

The Lady's Hand

Bobbi Smith 芭比·史密斯 著
安珀 譯

浪漫新典062

玩牌淑女

THE LADY'S HAND

原著：Bobbi Smith

譯者：安珀

主編：楊孟華

執行編輯：林春杏

封面繪圖：施凱文

美術編輯：麥發強

校對：周貝桂 張曉惠 林春杏

發行人：林子筠

發行所：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104龍江路71巷15號1樓

E-mail : linpai@acer.net

電話：(02)2776 5889~0

傳真：(02)2771 2568

郵撥帳號：0014980-9

發行字號：局版台業字883號

中文版發行版次及日期：第一版 1999年8月

國際書碼：ISBN 957-491-092-X

排版者：法德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66號10樓

本社法律顧問：林白出版社

東南亞總代理：皇冠出版社

地址：60加冷布丁路#06-00新加坡34952U郵區

Tel: 02-7472996 Fax: 02-7438636

國際中文版權經原作者代理人

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

定價：新台幣200元

The Lady's Hand

Copyright © 1996 by BOBBI SMITH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IGHTS UNLIMITED,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Consulting, Ltd.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1999 LIN PAI PUBLISHING CO.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玩牌淑女

The Lady's Hand

Bobbi Smith 芭比·史密斯 著
安珀 譯

浪漫新典 062

玩牌淑女

THE LADY'S HAND

原著：Bobbi Smith

譯者：安珀

主編：楊孟華

執行編輯：林春杏

封面繪圖：施凱文

美術編輯：麥發強

校對：周貝桂 張曉惠 林春杏

發行人：林子筠

發行所：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104龍江路71巷15號1樓

E-mail : linpai@acer.net

電話：(02)2776 5889~0

傳真：(02)2771 2568

郵撥帳號：0014980-9

發行字號：局版台業字883號

中文版發行版權頁印製：第一版 1999年8月

國際書碼：ISBN 957-491-092-X

排版者：法德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66號10樓

本社法律顧問：蕭雄林律師

東南亞總代理：皇冠出版社

地址：60加冷布丁路 # 06-00新加坡349320郵區

Tel : 02-7472996 Fax : 02-7438636

國際中文版權經原作者代理人

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

定價：新台幣200元

The Lady's Hand

Copyright © 1996 by BOBBI SMITH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IGHTS UNLIMITED,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Consulting, Ltd.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1999 LIN PAI PUBLISHING CO.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賭場失意……

頑固、美麗的柏蘭蒂對自己的牌技有十足的信心，相信她足以和河上賭船——「紐奧良的驕傲」上任何一名賭徒一較長短。但是這次她遇見了對手。當她把全身都押在手中的三張皇后上，卻輸得一敗塗地時，並沒有想到莫瑞夫——一個富有的農場主人——對他所贏得的賭注另有打算。

情場得意……

對愛情極端失望的瑞夫想要一個屬於自己的孩子，卻不願與某個或許會令他心碎的女人牽扯上任何複雜的關係。現在他手中的「富爾豪斯」給了他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他將強迫這位美麗的女賭徒嫁給他，為他生一個孩子，然後還她自由。但是一個充滿激情的洞房之夜，以及蘭蒂溫柔的心，讓瑞夫了解到他所贏得的，或許比他所能想像的還要更珍貴……

序幕

瑞夫

一八四五年

載著莫查理及他十四歲兒子莫瑞夫的馬車駛進貝爾莊園的時候，天色已經不早了。父子兩人
都為終於回到家而感到興奮。繫在馬車之後的是一匹美麗的阿拉伯種駿馬。

「媽媽一定會很喜歡牠的，對不對？」瑞夫詢問父親。

「牠會是最完美的禮物。」

「你想她會不會很驚喜？」

「當然會。我告訴她我們至少要過了週末才會回來，她一點也不知道我們會提早為她帶回了
生日禮物。」想到美麗的妻子令查理臉上露出微笑。艾蓮是他的一切，他愛她勝過自己的生命。
不過近來他感覺她似乎變得不快樂，他衷心希望這份昂貴的禮物能夠讓她開心起來。

馬車幾乎還未停妥，瑞夫已經立刻跳了出去。

「快點啊！」瑞夫催促道。「她一定還沒有入睡，我們可以今天晚上就把禮物送給她。」
兒子的急切使查理臉上的微笑加深。他必須承認，他也頗為心急地想知道艾蓮對這份禮物的

反應，並想像著瑞夫上床之後，他將會跟妻子度過的一個旖旎夜晚。「好。」他說著踏出了馬車。

他們解開那匹雄健的種馬，把牠領到門前的馬柱旁繫好韁繩。

「我們去找她來！」瑞夫搶在父親前頭跑上了通往大門的幾級石階。在他伸手想要握住門把時，大門突然被打開。

「你們提早回來了。」管家喬治的目光從瑞夫看向查理，就算他因為主人提早返家而感到驚訝，臉上也絲毫沒有顯露出來。

「我們有一樣驚喜要送給母親，喬治。」

「我相信她一定會感到驚訝的，小主人。」他答道，很快地看了查理一眼。

「看看我們買給她的禮物！」瑞夫以一種共謀的語氣低聲說道，害怕會被或許就在附近的母親無意間聽到。

管家踏出門外，看見了那匹雄偉的阿拉伯馬。「牠很美。」

「艾蓮在哪裡，喬治？」查理走進家門時問道。

「在你們的房間，老爺。」

瑞夫一步兩階地衝上樓，急著想找到母親；查理則以穩定的步伐跟在後面，雖然他心裡的興奮與兒子不相上下。

仍然站在前廳的喬治抬頭看著他們，哀傷地搖了搖頭。

查理看見臥室的門扉緊閉時並未多想，沒有敲門就跟瑞夫直接走了進去。

「媽媽！」

「艾蓮，我們——」查理停下來，僵立在那裡。「這是怎麼回事？」他不敢置信地看見艾蓮不著寸縷地躺在另一個男人懷中。

「查理！」艾蓮的語氣冰冷，神情傲慢地隨手拉起床單掩住身軀。

瑞夫沒有說話，只是站在父親身後，看著母親和她的愛人。床上的男人驚跳起來，伸手抓住長褲匆匆穿上。瑞夫年紀還輕，但大得足以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仰起頭望向父親，看見蝕刻在他臉上的狂怒。

「滾出我的房子，姓羅的！」查理怒吼，認出了男人的身分。

羅約翰一聲不吭地抄起其餘的衣物跑了出去。

「瑞夫，回你的房間去。」查理命令道。他並未看向兒子，譴責的眼光緊緊盯著他不忠實的妻子。「我要跟你母親單獨談一談。」

「可是——」

「快去！」他怒吼道。

瑞夫飛快跑出房間，把身後的房間帶上，然後把自己鎖在他的房間裡，但是父母激烈的爭吵聲仍然穿透厚重的房門傳進他的耳朵。他驚恐地聽著，知道他所愛及所相信的一切已經在剎那間毀於一旦。

「你不想說些什麼嗎，查理？」他母親嘲弄著。「還是你只想站在那裡瞪著我？」

「還有什麼好說的，艾蓮？」

「也許行動勝於言語，你不妨過來接下約翰沒做完的工作吧！」她發出低沈、誘人的笑聲。

「就算世界上只剩下妳一個女人，我也不會碰妳一下。」

「別這樣嘛，查理，你知道我可以讓你忘記這一切。」

「多久了，艾蓮？」他聲音緊繃道。

「什麼多久了？」

「妳對我不忠已經多久了，一共有過多少男人？」

「喲，查理，你真是個傻瓜。」這次她的笑聲裡帶著嘲諷。

「我的確是個傻瓜才會愛上妳，艾蓮。」

「愛我？就憑你根本無法滿足我。你以為這些年來我為什麼要找那麼多愛人？我嫁給你純粹是爲了你的錢，查理，那是我唯一想從你那裡得到的東西。我從來沒有愛過你。」

「我要妳明早之前滾出我的房子，聽到了沒有？」

她再次大笑。「別擔心，明早之前我一定會離開——而且永遠不會回頭。」

「我們的兒子怎麼辦？」

「瑞夫？」

「妳跟他說話的時候最好小心點。」他的嗓音裡充滿威脅。

「我甚至不會去找他說話。我何必去呢？你去跟他說就行了，你早就知道我從來不想要孩子。」

瑞夫雙手握拳僵立在房間中央。他一直十分愛慕他的母親，可是現在他終於了解她爲何總是顯得那麼遙不可及，很少對他顯露一絲感情。她從來就不想要他，她從來沒愛過他或是他父親。

主臥室的房門打開又關上的聲音驚醒了他，接著他聽見父親沈重的脚步聲經過他房間朝樓下走去。他想跟著父親一起去，設法安慰他，但他明白現在還不是時候。他可以想像此刻父親所感到的傷痛，他自己早已心碎了，卻拒絕讓燒灼著眼眶的淚水流下。

瑞夫整夜都沒有合眼，也沒有見到父親。破曉時分，他聽見母親離開時馬車駛遠的聲音。第二天莫查理派人把那匹阿拉伯馬當成禮物送給鄰近的一個莊園，並且把房子裡所有和艾蓮有關的物品拿出去燒掉。他只簡短地告訴瑞夫他母親已經離去，永遠不會再回來了，接著就把自己鎖進書房裡。直到一星期過去，瑞夫才開始感到擔心，絕望地向喬治尋求援助。

「我該怎麼做，喬治？他不能一輩子待在裡面。」瑞夫憂慮地說道。

管家仁慈地把手放在他的肩上。「爲了他，你必須堅強起來才行，瑞夫小主人。」

他抬頭看著他，皺起眉頭道：「我不懂。」

「你父親深愛著你的母親，她是他的生命。」

「可是她故意傷害他！」他的眼神因爲痛苦的回憶而堅硬。「我恨她！我很高興她走了！」

「但是你父親永遠無法恨她，也永遠不會因她的離去而高興。」

「在她做出那些事之後，他怎麼可能還愛著她？」瑞夫不懂。

「那就是他深受折磨的原因，所以他才會關在書房裡想醉死自己。」

瑞夫掙扎著想了解他的意思。「你陪我去看能不能讓他離開房間好嗎？」

喬治樂於協助，於是兩人一起來到緊緊鎖住的書房外。管家伸手敲門。

「查理老爺，瑞夫小主人想跟您說話。」他們等待著回應，可是房內毫無聲息。他又敲了敲

門。「查理老爺？」

「走開！我什麼人都不想見。」他終於暴躁地回答。

「我必須見見您。」瑞夫因為父親的聲音聽起來十分怪異而感到驚慌。事情很不對勁。
「我不想見你或任何人！」

「父親，求求您。」瑞夫不敢相信連他的父親都不想見他。他感到孤獨而迷失。

「查理老爺，除非您出來跟我們談話，否則我們絕不離開。」喬治堅持道，看出男孩的絕望。最後房內終於傳來腳步聲，接著是門鎖開啟的聲音。查理站在他們面前，彷彿完全變了一個人。他數日不曾梳洗修面，泛紅的眼睛顯示了多夜未眠，身上濃重的酒味令瑞夫瑟縮了一下。

「您還好吧？」男孩問道。

查理沒有回答，轉身走向書桌。他再度癱坐回椅子上，用晦暗不清的雙眼盯著兩人。「你要什麼？」

瑞夫不敢相信父親的狀況竟然這麼糟，還有他眼裡那種近乎死寂的神色。「我需要您。」查理看向兒子時，目光有一瞬間似乎恢復了犀利。「不要，」他的話嚴苛而殘酷。「別需要我，別需要任何人。只要你不需要任何人，就不會受到傷害。」

「你不能這樣下去。」看到父親如此戲劇化的改變，瑞夫知道他需要協助。

「你說的一點也沒錯，」他淡然道。「你母親永遠不會回來了。」

「那又怎麼樣？」瑞夫氣惱地說道，對母親的所作所為帶給父親及他的影響感到憤怒。「我們不需要她！你應該對她的離去感到高興。我們兩個會好好地活下去，我知道我們會的。」

查理看見兒子臉上的怒氣，知道他無法幫助瑞夫。艾蓮是他唯一的弱點，他一直全心全意地崇拜她；而現在那份強烈的愛終於摧毀了他。

上帝為證！要是她在這一刻走進那扇門，要求他再度接納她，他會的。失去她的這一個星期猶如煉獄。他仍然想要她、渴望她。可是他腦裡不斷重現她跟羅約翰在一起的那一幕，他知道他永遠忘不了另一個男人佔有她時，她臉上的表情。它將一直折磨他，直到他死去的那一天。

「你不需要她當然很好，瑞夫，但是——」他原本想說「但是我需要她」的聲音漸淡去，頭垂放在雙臂間，彷彿疲倦至極。「喬治，把瑞夫帶出去，我需要獨處。」

「可是，爸爸——」

「去吧，兒子。」這是一句命令。

受到父親拒絕的男孩用受傷的眼神看向喬治，管家只是沈默地搖搖頭，領著他走出書房。他們還沒走遠，就傳來房門上鎖的聲音。

過了很久之後的深夜裡，當瑞夫仍清醒地躺在床上為父親感到憂心時，一聲槍響劃破了寂靜。他衝下樓，發現喬治正用力敲打著書房門。絕望之下，他們兩人合力將房門撞開。

瑞夫發現父親倒在地上時發出的慘叫聲，將會一輩子纏繞著喬治。他知道他所聽見的是一個男孩的純真就此死去的聲音。他試著阻止瑞夫，但是男孩推開他，跑到父親的身旁跪下。瑞夫撫起靜靜躺在父親手邊的一張字條：

沒有了艾蓮，我無法活下去。

在葬禮上，瑞夫冷冷地看著母親完美地演出哀悼亡夫的未亡人角色。她坐在他身邊，在適當的時刻哀哀低泣；但是他無法不想到她此刻或許正計算著何時才能盡快回到羅約翰的床上。她幾乎沒理過瑞夫，而這正合他的心意。他很清楚她所關心的只有她自己的歡愉。

宣讀遺囑之後，律師詢問她對兒子的未來所做的計劃，她立刻指示他把男孩送到寄宿學校去就讀。瑞夫並未提出抗議，因為他根本不想待在任何足以接近她的地方。在他父親去世之後，她沒跟他說過幾句話，瑞夫很確定她無意讓兒子阻擾到她的計劃。從那天起，她再也沒回過貝爾莊園。

葬禮過後一週，瑞夫離開貝爾莊園，進入北方的一所寄宿學校。他待在那裡的漫長歲月中，他母親從來沒去看過他，連信也不會寫過一封。

多年後，當瑞夫收到他母親在一場馬車意外中身亡的消息時，心裡沒有任何感覺。

蘭蒂

一八四八年 納契斯

夜色中，兩個衣衫破舊、光著腳的小女孩偷偷溜過史丹利大宅的美麗花園。

「我們不應該來這裡。」麥瑪麗抓著她那位愛冒險的同伴的手臂，緊張地低聲道。她想阻止柏蘭蒂再繼續前進，她們已經太接近屋子了，隨時可能被逮到。

「噓，」柏蘭蒂小聲回答道。「我要看看今天晚上會有什麼事發生。」